

名人有低调的权利,却没有办法阻止别人的高调。姚明的婚礼似乎不够排场,但中外媒体却让姚明这婚结得绝对够大牌

姚明的婚礼,低调属一厢情愿

姚明本来是想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叶莉,在一个很中国很普通的婚礼上,互相交换结婚戒指,并许下一个永结同心的誓言。

小巨人没打算向媒体张扬,更没打算像小贝夫妇那样动辄就把自己的各种仪式开出个大价钱卖给媒体,他当然也不会像他在NBA的对手托尼·帕克那样,花几百万美元包个城堡,请来各界名流,然后像个名流那样办个豪华的婚礼。他像普通上海人一样为新娘子到苏州订婚纱,到杭州拍婚纱照,然后挑了8月6日这个“黄道吉日”,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举办婚宴,而且规模极小,仅有9桌,除了亲朋好友,甚至一个篮球界人士都没有请。

倒不是姚明小气,或许小巨人就想像

个普通人那样平静地结婚,没有媒体的打扰,甚至不会成为纸媒网络的主角。

但,已经是“巨人”怎能低调,姚明的低调想法显然属一厢情愿了。

在姚明结婚日期有可能定在8月的消息传出后,就不断有围绕日期的传闻出炉,何时何地?怎么结?多大排场?这些都成了最热门的网络话题。而事实上,这些传闻在另外一些记者克服重重困难,发扬“世上无难事,铁杵磨成针”的钻营功夫面前,显然还是不值一提。

果然,在姚明的婚宴大餐还未上桌之际,姚蜜姚黑们便就小巨人是否食言将鱼翅摆上宴席的问题展开了猛烈互抨。在“坚守”在第一线的记者们的努力下,球迷了解到

小巨人办结婚证的地点,拍婚纱的地点,他们乘坐游轮的豪华程度,婚宴几点开席几点结束,甚至叶莉母女从酒店大门到电梯间这一分钟的身影,也被他们捕捉到了。

难怪低调的姚明,很不低调地请了上百名保安维持婚礼秩序,但这些保安果真能挡住那些“坚守”在第一线的记者吗?

姚明的婚礼似乎不够排场,但媒体的无孔不入、狂追不舍,却让姚明这婚结得绝对够大牌,只是他们给予姚明大牌感觉的这种方式,或许恰恰是小巨人不想要的。

眼下对姚明和媒体来说还有很多现实要面对,譬如几天后姚明将来北京,将请队友和女篮队员吃饭,譬如姚明叶莉多久后会怀胎生子…… 中国青年报(曹竞)

高考状元转赠 50万元高额奖励

海峡都市报 自从以702分夺得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后,陈默的日子就没有平静过。接受采访、参加座谈活动、面对亲朋好友的祝贺和咨询,陈默一直忙得团团转。

而最近,关于状元奖励的问题更使陈默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一个省级高考理科状元,短短一个月时间便获得各方面的奖学金68万元,而她又将其中的50万元转捐给了家乡南安水头一所中学。陈默一家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称赞陈默义举的同时,也有些人开始提出了疑问。

据悉,在得知陈默夺得状元后,母校漳州一中迅速给了她1万元的奖学金。同时,漳州香江房地产公司设立的“省高考状元奖学金”也给陈默10万元的奖励,此外,陈默还获得了漳州市级奖学金2万元。而陈默的家乡——南安水头朱子祠基金会,更是决定拿出55万元作为陈默同学的奖学金,以奖励她为家乡学子作出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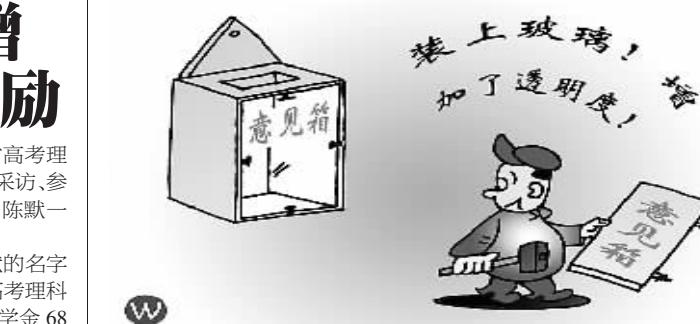
得到来自家乡的55万元奖金后,陈默和她的父母有些睡不着了。左右为难的陈默一家最后商量决定,将自己家乡基金会的奖励转捐给当地的学校,也就是陈默父母曾就读过的水头南星中学。当陈默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子祠基金会几位负责人后,他们认为,陈默今后大学就读、考研进修还需要花费很多钱,况且,家乡的心意无论如何得接受,全部捐了就失去意义了。在基金会几位负责人的数次劝说下,陈默才接受了这一建议。在7月下旬举行的颁奖会上,陈默当场便将50万元转捐给了南星中学。

“很多人认为奖励55万元太多了,但我们认为对于优秀的人才来说,这样的奖励并不多!”参与奖金讨论的朱子祠基金会副会长吴启超告诉记者,决定奖励55万元并不是一时冲动决定,而是经过了多次讨论交流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8月2日,钱塘江再次发生潮水吞人惨剧,造成至少12名正在江边戏水玩耍的不知情外地人遇难。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钱塘江水系复杂,潮水凶猛而且不定期,在杭州每年都要有七八十人死于钱塘江的潮水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杭州市政府除在大潮来临时有公安联动预防预警机制外,对于一般潮汛期间的落水事件,无明文规定需要由哪级政府或哪个部门来负责。这类落水事件一般在事后都会被定性为一次意外。因此,喊潮队的建设和管理,也就成为一些地方可有可无的事情。

而在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一支由6个社区1000多人组成的喊潮队伍一直活跃在这里。在这支喊潮队成立后的六年中,南星街道辖区5公里沿江范围内(钱塘江一桥至四桥间的北岸江堤),没有发生过一起意外落水事件。因此他们也成了当地媒体上的“明星”,每到钱塘江潮汛期间,都会有记者去采访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对这项工作如此负责?在这支队伍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增加『透明度』
图 News cartoon 作者 王建新

北京娱乐信报记者8月5日从中国烹饪协会了解到,我国首部针对餐饮企业制定的行业规范文件《餐饮企业经营规范》将从今年12月1日起在国内实施。随着新规的实施,餐饮行业中一直必不可少的“一次性筷子”将逐渐淡出餐饮市场。

据了解,这部餐饮新规并非强制

性规定,内容涉及餐饮企业的资质、场地、设施、卫生及后续处理等一些问题。

记者注意到,此次新规根据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对餐饮企业在节能降耗方面也做出了相应规定。其中提出了“建议餐饮企业减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等餐具的使用”一项,这也是从前任何餐饮行业规范中从未涉及的。

首部餐饮业规范12月实施

一次性餐具将淡出市场

青年报 巧克力涨价了。记者昨天从部分巧克力厂商获悉,德芙、金帝、士力架等品牌巧克力的价格近日有所上涨。而对于不少今年要筹办婚礼的新来说,则意味着可能要改选其他糖果了。

“德芙、士力架、m&m等爱芬旗下的品牌巧克力已经从上月16日起全线涨价,涨价幅度从5%至26%不等。其中,礼盒装的巧克力涨价幅度最大。”爱芬食品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成本高盈利太少,不少新人订购的小箱装巧克力已经不再接

巧克力涨价影响喜糖选择

蜂蜜喜糖、大白兔奶糖入选名单

受团购了,而大箱装(5公斤)的巧克力价格已经从原先的375元涨到了441元左右。

此外,记者还从“金帝”上海分公司获悉,金帝也将在近期上调部分单品终端零售价,幅度大约为10%-20%。

据相关人士分析,巧克力价格之所以上涨与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关。今年上半年以来,巧克力原料可可粉、可可脂、果仁、砂

糖、牛奶等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巧克力调价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市糖制食品工业专业协会副秘书长冯富生说。

巧克力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到沪上人们的婚礼筹备。在沪上某论坛,巧克力价格的上涨引来不少新人的热议。一位将于11月结婚的准新娘王小姐表示,“我已经准备改订蜂蜜喜糖了,甜蜜蜜还讨个好彩头,巧克力实在太贵了。”而另一位准新娘刘小姐则称,“我们结婚的时候装大白兔奶糖,比较有上海特色。”

都建立起这样的一支队伍,潮水吃人的惨剧就有可能杜绝。

残疾人找到自我价值

在南星街道还活跃着一支由残疾人组成的“钱江喊潮队”。“有人认为我们残疾人是弱势群体,是需要关怀的对象,我们去当志愿者不合适。而我觉得我们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我们的内心是正常的,我们也要回报社会。我们在里当志愿者觉得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残疾人志愿者喊潮队队长陈建伟说。

“以前我们的喊潮队员也遇到过不听劝阻的人,后来我们总结经验,发现民警对这部分人的警告还是起作用的。于是我们规定,如果有人不听劝阻,为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的喊潮队员就可以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3分钟之内就能赶到,避免惨剧发生。”朱新民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们在这项挽救生命的工作中,已经探索出了很多成功经验,比如定时间、定地段、定人员、定任务、定岗位、定措施,包干到底的“六定一包”责任制;比如让喊潮队员统一着装,统一佩戴标识,让被劝说者容易辨明身份等等。北京青年报(李晨)

每年都死于钱塘江潮,为防止潮水吞人,杭州一些社区组成了喊潮队——

杭州上千人义务喊潮6年

这里。“夏天时天气热,那些打工的人没条件洗澡,下班后就到江里洗,可他们哪知道钱塘江潮的危险。”一位复兴社区的干部告诉记者,由于当地报纸、电视经常报道外地人由于不知道钱塘江潮的危险性,结果被潮水卷走的事情,2001年,他们在社区首先成立了一支由退休、下岗人员组成的社区党员志愿者喊潮队,自发担负起劝导、提示潮水来临的工作。目前他们这支社区喊潮队

老人在民间最初发起了这个如今已经上千人的“喊潮队”。

据一位了解他的社区干部介绍,退休前郑鑫权老人在钱塘江航运公司工作,研究了一辈子钱塘江的潮汐规律。记者在他的小本上看到,上面用红色和蓝色圆珠笔记录着满满的潮汐笔记。“以前他在单位就从事潮汛期间救人的工作,退休后,老人一直希望为社会发挥一点余热,他了解钱塘江的脾气,知道潮水的厉

害,于是他想到通过喊潮来为人们服务,解除那些看不到的危机。”

十多年来,郑大爷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南星桥码头到闸口电厂、海月桥到南星桥水厂一带喊潮,这些年被郑大爷救下的人可以说是数不清。有一次,郑大爷在二桥到南星桥水厂这一江段喊潮,他发现有20多个小学生下了江堤在打水仗,此时距离潮水过来最多不超过10分钟。情况十分危急,他马上喊着让

孩子们上岸,许多孩子上岸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孩子们前脚刚上岸,潮水后脚就到了。”

那件事也让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弱的。在他和社区、街道的共同努力下,喊潮队终于成立了。

昨天老人还向记者建议:现在虽然南星街道管理的5公里辖区内喊潮队的工作已经十分规范,但在

上百外来工上书盼加薪

深圳外来打工者希望政府召开听证会倾听打工者心声

“去年到今年,物价涨得很快,我们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明显。”7月31日晚6时30分,龙岗区坪地展丰家百货门口的塑料椅上,来自五湖四海、有着各种生活经历、如今却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的5位打工者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打工者的心声——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

这5位打工者有的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有的是有一技之长的电工,还有的在餐馆做服务员,他们因缘际会,在最苦最累工资却最低的岗位上打工多年,当他们听说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作了这样的回应“调整不一定就代表上调,保持不变或者下调也是调整”,个个心急如焚。

他们一个坐办公室的打工者朋友帮他们起草了一份求助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落款“一群外来打工者”,发往深圳多家媒体,为了引起重视,最基层的打工者们在信的后面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些人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目前自己所拿的工资数字:刘xx(612元)、朱xx(530元)、吴xx(570元)、曾x(850元,没有加班费)……

“记者同志,你知道吗?现在方便面都涨价了,我们连这也快吃不起了!”他们中的一员阿早对记者说,现在物价飞涨,感觉冲击最大的就是他们这些收入本来就很低的打工者。“如果工资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话,我们这些打工者每月仅靠几百块怎么生活?即便能够生存下去,又怎么能够养家?不能养家也就失去了打工的意义。”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信中,他们认为,深圳制定最低工资的时候应该有个听证会,应该邀请打工者参加,他们周围的打工者朋友们都不清楚最低工资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这里有打工者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有受工伤者的呻吟、有烈日下汗水滴落尘埃的声响、有留守儿童对父母的呼唤……”信件颇具文采的结尾引起不少打工者的共鸣,很快在相识或不相识的打工者之间流传,阿早告诉记者,他们的签名分开在几份信的后面,每张都不同,一共有100多个签名。

南方都市报(刘晓燕 陈铭)